百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述略

王云路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是 20 世纪后期兴起的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研究更加明确了"中古汉语"的分期主张、中古汉语词汇的特征、研究历史、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

[关键词]中古汉语 浴语词 拓宽 研究领域

[中图分类号] H03;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4-0055-06

An Outline of a Century in the Study of Mid-Classical Chinese Vocabulary

WANG Yun-lu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A boom in the study of mid-classical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designates a significant progress that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chronology, morph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this century-old field of Chinese linguistics.

Key words: Mid-classical Chinese; morphological deviations; broaden; extended research

中古汉语是 20 世纪后期兴起的研究领域。而本文所以称为"百年中古汉语研究",一则因为 20 世纪初已经有中古汉语研究的零星成果;二则因为到了世纪之初,应当对上一世纪的各个研究学科、研究领域做一回顾和总结,中古汉语也不例外。

中古汉语是汉语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历史上看,唐宋以来的考据笔记以及《通俗编》、《恒言录》、《晋宋书故》等著作,包括有关作品的注释都对汉魏六朝语词有所诠释,清代学者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有《读文选杂志》。但从总体上看,都还算不上系统的研究。中古汉语这门学科在科学意义上的起步比较晚。该学科兴盛于20世纪,发生突飞猛进性进展则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不但是近代汉语学科的奠基人,也是中古汉语研究的拓荒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吕叔湘就对《三国志》中的词语做过考释1。周一良也曾对六朝佛典中的词汇、语法作过研究,开了佛典研究风气之先21。徐复的《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一文,是从语词运用等方面考察中古作品年代的成功范例①,意义深远。徐震堮的《世说新语》中许多"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作了解释,这是"文革"后在中古汉语词汇领域发表的一篇有影响的论文。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渐受重视并走向繁盛的时期。

中古文献的整理也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以北魏《洛阳伽蓝记》为例,五六十年代即有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以后又都再版。两部著作都以其深厚的功力和精确的校释为《洛阳伽蓝记》

[收稿日期] 2000 - 10 - 20

[作者简介]王云路(1959 -),女 辽宁大连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训诂研究。

- ① 徐复《从语言上推测 孔雀东南飞 一诗的写定年代》一文写于 1956 年 原载《学术月刊》1958 年第 2 期。又见于《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版 第 317 页至 332 页。另外,收于《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的《文心雕龙 札记》写于 1948 年 7 月 《诗品 校记》写于 1944 年 3 月 都是徐复先生早期的有关中古汉语的研究成果。
- ② 徐震堮《世说新语词语简释》一文原载于1979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第80页至128页。又见于《世说新语校笺》附录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9页至552页。

语词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古汉语研究的成果蔚为大观。许多汉语史专著或词汇史专著都以大量篇幅论述中古汉语词汇问题,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词汇的发展"一章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汉语词汇史》,其中就有很大篇幅论述中古汉语词汇,尤其是常用词的发展。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史存直的《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也有部分章节讨论了汉魏六朝的词汇问题。向熹在《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中编《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一节中,述论中古汉语词汇的内容与特色颇见功力。

近十多年来,由于语言学界的重视,中古汉语研究的队伍较以往更加壮大,研究也更为深入,专门性研究成果源源不断。仅以通释类专著为例,语词研究有蔡镜浩的《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王云路、方一新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等。通释这一时期虚词或对语法问题作全面研究的,有柳士镇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董志翘、蔡镜浩的《中古虚词语法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等。专著之外,还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如程湘清主编的《两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等断代汉语史论文集。各类学术刊物上登载的大量单篇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果,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其特点是都兼跨中古和 近代,尚没有专门研究中古汉语的著作。

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必要进行总结,使之更加科学化和条理化,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指导。中古汉语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下面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明确提出"中古汉语"的分期主张,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关于"中古汉语"的提法,太田辰夫在《汉语史通考》中认为"中古,即魏晋南北朝,在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中相当于第四期。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晚唐五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因此本文所称'中古',不包括唐代在内。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权且划归中古。[13]志村良治在《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说"这里所说的中世汉语的时期,指从魏晋至唐末五代。与此相应,以汉末与北宋为参考时期。通常把这一时期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14]这些提法,姑且不论其起讫朝代精确与否,单单明确提出"中古汉语"这一名称,就是竖起了一面旗帜,许多学者曾致力于汉魏六朝的语言研究,有了明确的归属,研究对象、范围就鲜明多了。王云路、方一新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则首次以"中古汉语"作为书名,并在书中详细阐明了"中古汉语"的分期主张,其观点与太田辰夫相近。

蒋礼鸿先生曾对中古汉语词汇特征做过明确的论述"所谓中古汉语"和前汉以上的'上古汉语'有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语汇的口语化。这个口语化的现象表现在汉译佛经、小说、书简等方面。因为书简(如二王的'杂帖')称心而谈,不借藻饰,佛经译语和小说则要适应一般市民的领受能力,需要采用通俗的语言,这都是很自然的。即使如此,有些高文典册如'正史'当中,也渗透一些通俗的成分,足资印证……所谓'中古汉语',其语汇来源大致是这样的。[53]中古汉语"实际上是先秦文言文向唐宋白话文过渡的阶段,但又与前后两个时期的语言有明显区别,时间上也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这样长的历史跨度,将其独立出来,对深入研究汉语史是大有好处的。近期一些学者筹备召开中古汉语讨论会,相信这次讨论将会为中古汉语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二,前辈学者们的重视与倡导是重要因素。清代学者仍以先秦语言研究为主。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民间口语词的价值,不断呼吁研究俗语词。

王力说:如果为了编写一部汉语大词典,古人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够用的,因为(一)他们只注意上古,不大注意中古以后的发展(二)他们只注意单音词,不大注意复音词。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是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才能有所成就的。^[6]

蒋礼鸿师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中指出"古代口头语言的真实面貌,反映在'正统'的文言文里的非常之少,而在民间的创作以及文人吸取民间口语的作品中可以窥见其一部分。民谣、诗、词、曲、小说、随笔、语录等,其中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口语的材料。研究古代语言的人,对这些还没有加以足够的注意,以致古代语言真相隐而不显。"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谈到训诂学领域的扩展时指出"(清代学者)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秦两汉之书,至多到六朝为止,而且还是偏于南朝的。在这一时代以后的语言的词汇,他们就不甚过问。近代学者才来弥补这一空白。"对于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和没有研究过的,还大有可以继续努力的余地。^[77]

郭在贻师说"关于汉语词汇学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8]郭在贻所著的《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一书还专设"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一章 就俗语词研究的意义、历史与现状、材料和方法以及展望等问题作了论述。郭师的许多考释、论述如《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等都与中古汉语有关,对汉魏六朝俗语言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域外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曾在《中国文学概要》第一章第二节"训诂"中说"古书的训诂,我们能够浴于清代学者的余泽中,是很幸运的,然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9]

在老一辈学者的不断倡导和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下,许多学者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古汉语, 成果已经蔚为大观。

第三 研究方法逐步提高。继承清代学者的传统考据方法 在词语考释上下大力气 这是中古 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特色。吕叔湘先生曾说"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 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 的。^{f 10 1}词语考释是历代语汇研究都必须做的基础性的工作。以前的学者不重视中古汉语 20 世纪 30年代至40年代 在吕叔湘等先生的倡导下 近代汉语研究开始起步 涨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 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成为近代汉语研究中的两部里程碑式著作 从材料、方法到研究深度 等方面都把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近代汉语与中古汉语是密切相连的两个阶 段 从研究方法到研究领域都有共同之处 因而领先一步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给中古词汇研究带了 个好头。扎扎实实地搜集资料,逐个词语分析考释,是近代汉语、也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主要特 色 许多成绩都集中体现在词语考释上。以《世说新语》为例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徐震堮就发表 了研究《世说新语》语词的考释性文章——《世说新语 里的晋宋口语释义》川。近二十年来,以 《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专书语词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除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 的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等早期的研究整理著作之外,进入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有如下多种成果:词典编纂类如张永言等人的《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张万起的《世说新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语词考释类如吴金华的《世说新语 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杨勇的《世说新语 校笺》(台湾正文书局 2000 年版) :整理译 注类如许绍早、王万庄的《世说新语译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张發之的《世说新语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张万起、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其他《世说 新语》译注类著作约达一二十种。《世说新语》词语考释类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了。

词语考释方法以排比归纳为主,对象以单个词语为主,目的是解释词义,这是早期研究的主要特征。黎锦熙先生在旧版《辞海》序中曾针对近代汉语文献研究现状指出:研究工作"故宜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古,以阐奇文,以惠学子^[12]。中古汉语的研究也走了同样的路子,分专书、分类别的研究很多,成果也很大。如江蓝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就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有开风气之功。王云路的《汉魏六朝诗歌

语言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六朝诗歌语词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等是对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的研究《冯春田的《文心雕龙 语词通释》《明天出版社 1990 年版),周日健、王小莘的《颜氏家训 词汇语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则是以某一专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共时的研究与历时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分析词语发展脉络、探讨其演变轨迹的有效途径之一。蒋礼鸿先生说:研究古代语言,我以为应该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种文学作品方面的,如元剧;也可以综合这一时代的各种材料,如元剧之外,可以加上那时的小说、笔记、诏令等。当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个时代语言的全貌。所谓纵的方面,就是联系起各个时代的语言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诗词曲语辞汇释》就是这样做的。入手不妨而且也只能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做起,但到后来总不能为这一小部分所限制;无论是纵的和横的,都应该有较广泛的综合。[13]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将纵、横两方面相结合进行研究,这是蒋礼鸿先生数十年治学生涯的经验总结《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是很好的范例。许多中古汉语通释类著作都学习并采用了此种方法。

近年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如更加注重语言的系统性,研究水平和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王力先生曾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惟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 管理要发现词与词之间的这种联系,不能对词语只作单个的、零散的分析,而要把同类型词语集中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然有序的条贯,或者说是构词规律。要有俯瞰全局的本领,善于概括出同类词语的本质特色。许多词语考释类文章或著作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近年来讨论的'复'字、"自"字作词缀的构词特征,就是注意语词系统性的一个结果。

第四,研究领域逐步拓展。这是近十年来中古汉语研究方面的主要起色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的扩展。现今的中古汉语词汇论著中,举凡小说、史乘、诗文、佛经、道藏、科技书、杂著、金石碑帖、出土文物等,无不在挖掘、利用之列,采撷的范围更加广泛。这里举佛经和史书两个例子。"道经之作,著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 [15]可见,道、佛的产生与传入,具有悠久历史,对汉语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佛经中保存了大量当时的民间语言,成为研究中古汉语的宝藏之一。近十年来,以前不受重视的佛经语言研究倍受青睐,专著迭出。如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李维琦的《佛经释词》(岳麓书社 1993 年版),《佛经续释词》(岳麓书社 1999 年版),俞理明的《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 1993 年版),梁晓虹的《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 1994 年版),颜洽茂的《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教词汇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此外,对第一部道教典籍《太平经》以及葛洪的《抱朴子》等,也都有研究著述问世。凡此,都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起了推进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中古汉语的语言是口语化极强的,在当时的各类体裁文献中都有反映,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北魏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谈到俗字使用时曾说"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宫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16]人们在使用方言俗语时也持此类观点。书札如王羲之、王献之《杂帖》,诗歌如南北朝乐府民歌,都集中了大量的口语词汇。对象不同、作者不同,行文用词会有所区别,这是很自然的。唐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自序》中曾说"所谓俗者,例皆浅近,惟籍账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17]这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所谓"俗字"、"通字"、"正字"的使用范围。俗语与雅言等语汇的使用情形也大致如此。但也不尽然,比如汉魏六朝史书总给人以"正史"的面孔,以为只有文言词汇,一般俚俗语言不

会出现在这些高文典册中。而事实上,六朝史书中含有相当丰富的俚俗语词,口语性强的语料不少,如一些对话描写生动而浅显,十分传神,是当时口语的忠实记录。周一良先生在其史学专著中就曾以大量篇幅解释一些特殊语词,如《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就有约百条是考释六朝词语的,可以说周一良先生是本世纪六朝史书语词研究的开拓者。吴金华《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专门研究《三国志》语词,是中古史书专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后来又有了通释类史书词语考释专书,如刘百顺的《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方一新的《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黄山书社1997年版)。史书语词研究成为中古词汇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语料的分析鉴别也已纳入中古汉语研究范围之内,如译经的作者与年代、史书内容的时代甄别等,都有学者展开讨论,并且日益受到重视,这是可喜的进步。因为运用校勘学、版本学等知识去整理语料,运用方言学、历史学、文学等知识从语体(或者体裁)地域、时代特征等加以分析鉴别,可以使语料的运用更得当,其结论也会更可靠。

二是研究思路和内容的拓展。以往研究中古汉语词汇者 大都集中在具体词语 ,尤其是特殊语词、疑难语词的考释上 ,很少有人探讨语词发展规律 ,也很少考虑理论问题 ,以至于虽然有很多成果 ,但研究的对象较为狭窄 ,成果较为零散 ,系统性不够。鲜明提出汉语词汇研究应当注意的方向问题并加以引导的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当时张相提出"字面生涩而义晦"与"字面普通而义别者","皆在探讨之列 ^[18] ,这一主张是具有科学性的。汉语词汇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特殊词语尤其是字面特殊的语词毕竟不多。人们逐渐认识到字面平常而含义有别的词语是我们认识中古及近代汉语的一个潜在障碍,因为这一时期的语词往往与现代汉语字面相同,但在意义上有或轻或重、即或细微或明显的差别,从而开始留心那些普通语词。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对断代词汇系统的研究和词汇史研究都大有益处。

中古汉语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 要做好中古汉语语料的整理工作。梅祖麟曾将整理白话资料的原因说得明明白白:一则是古代白话资料太分散,有些书不容易看到,能看到的也往往要翻检一大本书才能读到几十页白话资料。二则是找到书后还要做标点、校对、考订年代等工作。 **201中古汉语的口语资料有相对集中者,也有比较分散者,将比较零散的语料汇集到一起,对有疑问的作者、年代、地域等问题加以鉴别考察,对文字、标点、版本等加以整理校勘,都是方便学人研究的有益工作。近代汉语已有《近代

① 有关论述可参看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第九章、第十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43 页至 296 页。

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分为唐五代、宋代、元明三卷,中古汉语也应有相应的资料汇编。

其次,要作好断代词汇史的研究工作。如前所述,我们有贯通整个古代的汉语词汇史专著,却少见断代的词汇史专著。而从研究规律看,总是先局部后整体,先微观后宏观,先搞好各个历史时期断代的词汇史研究,再进行整体的研究会更好。现在,随着中古时期单个词语、专书词语、某类词语、断代词语研究的不断增多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的逐步提高和完善,词汇的整体面貌及其演变轨迹已较为清晰,因而,进行中古汉语词汇史的整体研究,撰写《中古汉语词汇史》,已经成为必然和可行的了。

再次 要编纂专书词典和断代语言词典。近些年来,中古文献的专书词典已经出版了几种,但还远远不够需要一部书一部书认真去研究。当然,有的文献虽然没有专书语言词典,但单篇论文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著作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了。在此基础上,应当进行断代词典的编纂。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努力做这一工作,我们希望高质量的《中古汉语词典》早日问世。

有了研究任务,重要的就是完成任务的手段和方法了。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的词汇也不例外。但是,就古代词汇而言 较之音韵学、语法学、文字学、方言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而言,对词汇系统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词义研究的模式上,要对一组词、一类词或相似类型的词语作整体考察。如不但注意"春来"是春天的意思,还要注意"秋来""冬来""年来""今来""晨来""晓来""晚来""顷来"等一系列表示时间的名词,它们是由单音节时间名词与词缀"来"构成的附加式双音词。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复音节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趋势,附加式复音词在中古近代汉语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总之,我们应当从史的角度对词义的发展演变作考察和研究,从整体上系统探讨词汇构成、变化的规律和内部机制,使语汇研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参考文献]

- [1] 日叔湘, 语文杂记·读《三国志》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23 25.
-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论佛典翻译文字[C].北京:中华书局,1963.314-322.
- [3]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10,10 63.
- [4]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5.3-5.
- [5] 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南M].吉林: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1.
- [6] 王力.汉语史稿·古今词义的异同 M1.北京:中华书局 1980.563.
- [7] 蒋礼鸿, 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训诂学略说 Z]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8 37.
- [8]郭在贻.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读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28.
- [9] 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要 M] 重庆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2.27.
- [10] 吕叔湘. 吕叔湘语文论集 [2].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28.
- [11]徐震堮《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3)50-61.
- [12] 黎锦熙. 旧版《辞海》南 Z].北京:中华书局,1981.1-6.
- [13]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
- [14] 王力.汉语史稿·词汇的发展:下册第四章 M].北京:中华书局,1980.545.
- [15] 萧子显. 南齐书·高逸传·顾欢 Z].北京:中华书局,1972.933.
- [16] 颜师古. 颜氏家训·书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463.
- [17] 颜元孙. 干禄字书·自南 Z].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新1版,1985.1-4.
- [18]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前言 M].北京:中华书局,1972.2.
- [19] 张永言, 汪维辉,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1], 中国语文, 1995(6)401-413.
- [20] 刘坚 蒋绍愚.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南 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